



最后的太阳纪

忆之痕，血之绊

猫小白经典长篇「命运史诗」大幕开启！
猫小白 著
MAO XIAO BAI

2009年第二场末日浩劫席卷而至！

直到最后……
谁会留在我身边？
是你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太阳纪·忆之痕,血之绊/猫小白著.—北京:知识出版社,2009.1
(魅力优品丛书)
ISBN 978-7-5015-5608-3

I.最… II.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3018号

责任编辑:胡 苗
责任印制:张新民
装帧设计:刘志娟 罗俊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88390732

网 址:<http://www.ecph.com.cn>

印 刷:湖南长沙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660mm×96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76千字

版 次: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5-5608-3 定价:24.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上卷

第一章 十字镜面
001

第二章 黑夜君王
015

第三章 王者之谜
031

第四章 维诺妮卡
045

第五章 猎户三星
061

第六章 迷雾重重
077

第七章 米兰之约
093

第八章 血色冰源
109

CONTENTS

THE LAST YEARS OF THE SUN

下卷

第一章 加缪之子

127

第二章 血脉兄弟

143

第三章 番尼魔法

157

第四章 逾越之墙

169

第五章 信之所信

187

第六章 分裂开始

201

第七章 神的笑声

217

第八章 绝望女神

233

附录

247

CONTENTS

THE LAST YEARS OF THE SUN



“让我包裹你，不要担忧，我可以抚慰你，用黑暗消融你所有的痛苦……让我，请求你……”

零合上眼帘，身体如同泡在和体温相亲的水中，被托举着，无重力地充分舒展，劳累的关节都酥软了。

黑影摸上了他的脖子，蔓延过他干燥的嘴唇和泛着透明光泽的眼睑，滑入他的发丝。温暖轻柔的触觉，从发梢渗进太阳穴，又沿着血管贯穿全身，仿佛重新回到母亲怀里的婴儿。

潮湿的温暖，摩擦着他的双唇，舔着他，抚摸着，丝滑如少女的嘴唇。

疼痛感终于完全逝去，零感到力量又回到了他的身上。这一切是那样地可笑，在这具绝望崩溃的身体里，竟有这样强大不屈、再生不息的力量。他在心底癫狂地大笑，这个世界绝对疯了。

零休息够了，睁开眼睛。晦暗不明的夜色中，他看到一瀑蓬松柔软、光泽四溢的长发轻轻地盖在自己身上。那亲吻着他干枯嘴唇的东西，也不是黑影，而是少女蜜一样的唇。

水蜜桃甜腻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酥麻地浸润着房间里的一切。

零轻轻地托住少女的肩膀，把她从自己的身体上拉开。昏暗中，他看到一个

水蜜桃般甜美饱满的少女，初生一样赤裸着身体。

橘色的灯光在少女背后的壁灯里亮起。

“是你做的吗？”

少女惊喜地向后望了一眼，随后便让她水蓝色的大眼睛更加崇拜倾慕地凝望着零。水蓝色的长发覆盖在她光洁莹润的身体上，微微嘟起的嘴唇在光影中如才摘下来的荔枝般新鲜。

零也望着她，若说是欣赏，更像是在严谨地审视。许久，他白开水一样的目光从少女的脸上慢慢下移，从上而下，一直到她娇嫩鲜艳的脚指甲上定住。

“纳瑞娜·帛曳，帛曳家的族长。”

“你知道我的名字？”

少女激动地一颤，旋即扑倒在零的身上，几乎和他彻底纠缠在一起，紧紧地挽住他的脖子叫道：“你一眼就认出我来了！苍御零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啊，嗯。”

零拍了拍她的背，把她从身上扒下去，推到床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走到穿衣镜边，边对着镜子整理头发边道：“帛曳家的丧服是皇帝的新装吗？”

纳瑞娜用双腕撑着下巴，趴在床上，摇晃着双腿大笑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行，所罗门一定也不会喜欢我穿黑衣服的样子，我最最最尊贵的王子殿下！”

“哦？”

零出气似地笑了笑，双臂垂下来，靠在腰边，继续对着镜中的少女道：“我很传统的。才死了丈夫的寡妇，裸体躺在我的床上，还是太火爆了。”

“哎呀！”

纳瑞娜从床上跳下来，从零身后将他拥住，洁白柔软的手臂水草一样缠绕过他的胸膛，指尖在他的喉结上暧昧地摩挲。

“所罗门只是一颗棋子，对于我，对于卡斯蒙殿下，对于这个世界都是。棋子就该顺从它棋子的命运，为世界真正的主宰者献出它卑微的生命，不是吗？就跟狼一定要吃掉羊，羊一定要给狼吃掉一样的呀！我最最最尊敬的零王子！”

“棋子？”零想起了那片优雅地躺在大理石上的黑色羽毛。它多么像一个无





奈的问号。

“你是说，所罗门的死都是卡斯蒙的计划，或者是你们共同的计划？”零装作完全不理解纳瑞娜的话，转过身问她，“为了让光明一族触犯神的禁忌而失去一个三级能力者，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昂贵了点？”

“哈哈，三级能力者，他那样的资质也配……”纳瑞娜说着，毫无征兆地停顿下来，光盖在她睫毛上，遮蔽了她瞳孔的蓝色，也化去了她轻佻漂浮的讪笑。

“不昂贵，一点都不昂贵！”纳瑞娜勾着零的脖子，抬起头来，黑色的光晕在她瞳孔里旋转，神情庄重神圣，“为了将你引领到我的身边，任何的代价都不昂贵，都不。”

零听到她的声音变了，舒缓安宁，仿佛初生的玫瑰花瓣在丝绸上散落。

II

“卡斯蒙？”

“是我。”

“纳瑞娜”在零面前屈膝跪下，亲吻了他的脚后仰起头，用她被黑暗统治的黑瞳望向他，“我的王！”

零厌恶地推开用卡斯蒙的声音说话的少女，走到床边坐下道：“你的样子真恶心。”

“我知道！”

“卡斯蒙”没有靠过来，对着镜中的零祈求道：“原谅我现在还不能以真身相见，拉斐尔们再无能，只要我亲自出现，他们还是能察觉到的。可惜黑影的样子又不能让你正视我的双眼，不得已我才只能借用她的身体。我只是命令她来吞噬掉那些伤害你的疼痛，却没想到她会不穿衣服。”

“看来，你也不了解女人。”零故意取笑他。

“卡斯蒙”莞尔一笑，自嘲道：“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但也只是在你的面前，她才会背弃我的命令。因为你与我相比，哦……不是你与我相比，我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不要恭维我了。”零冷冷道，“我一秒也不想多看你现在的样子，告诉我你全部的故事，或者我亲自动手。”

“不用，我就是来说故事的。”

“卡斯蒙”微笑着，弯着眉毛凝望着镜中的零说道：“如你所见，杀死所罗门的人，确实是我。而我的目标，是那个米迦勒家的孩子。这是我的计划，也是我随时可以开战的把柄。我为什么要开战呢？”

他停了下来，狡猾地眨了下眼睛：“你要听我开战的原因吗？还是你更有兴趣从我的口中听到关于那个人的故事，从我这个幸存儿的口里听到那段历史真实的记录。”

“那个人？”零侧头问：“我不知道你在说谁。”

“零……”“卡斯蒙”眯眼一笑，“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欺骗你，你又何必怀疑我的真心呢？”

零没有说话，“卡斯蒙”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从你开始沉睡的那一刻起，加缪就开始相信他之前看到的那些景象都是真的。黑色的石头从天而降，混浊如血污的水淹没土地，人们在火与水中挣扎、号叫，最后全部被毁灭。而焦土之上——”

“你！选择站在我身边，成为我的王！这是你的抉择，也是你和我命运的交点……”

“荒谬。”

“那么你现在又在做什么呢？”卡斯蒙声音大了一下，旋即又低沉了下来。

“抱歉，继续说故事。于是他开始杀戮了，不顾神的禁忌，不顾一切地进行杀戮。他认为要扭转最后的太阳纪的命运，只有两个方法，一是毁灭苍御家，二就是毁灭我们。可惜，他最后发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无法找到我，也找不到亚伯罕的双生子，所有那些在他的预言里将与最后的太阳纪发生关联的人，他都找不到，杀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醒过来了，并且如加缪所料，你醒来的时候，你的母……”

“卡斯蒙”突然停了下来，零望着遥远的地方，那里似乎只有悲伤。

“抱歉。”





“你继续。”

“加缪到达路西法庄园时……我的父亲……”“卡斯蒙”的手指有意地在腕间摩挲起来，“那个懦弱、自私、连加缪的脚趾都不如、抛下了一切逃走的父亲，根本没有想到我还能活下来。当他在被血洗的亚伯罕之家看到活下来的我时，你知道他怎么了吗？”

这是卡斯蒙的故事，已经与加缪没有关系，但零没有打断他。

“卡斯蒙”似乎也知道他不会打断，微笑着继续：“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想再一次逃跑。不过，他怎么可能逃得掉呢？呵呵……我好像跑题了。”

“跑到火星去了！”

零恢复了他一贯的风采，瞥了“卡斯蒙”一眼，道：“我累了，想活命就闪走吧。”

“哈哈，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卡斯蒙”笑道，“你不想听我开战的理由了吗？”

零慵懒地吐词道：“不会是‘苍天已死，黄巾当道’这样的鬼话吧？”

“卡斯蒙”控制不住大笑起来，边笑边对零说：“我要说的正是这些鬼话呢！战争连连，道德沦丧……”

“青少年犯罪，还有娱乐片横行……啊嗯。”零歪了下眉毛，很认真地对卡斯蒙道，“说实话，我只看娱乐片。”

“哈哈！求你不要再让我笑了。”

“卡斯蒙”笑得靠倒在镜子上，转过头来望着零道：“的确是这样的，之后的话更老套，比如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而我相信只有将这个神创的世界彻底毁灭，我们才能自由，自由地在焦土上按我们的意志重建一个世界，我们才能成为新的神，真正的自由的神。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生下来就是神的奴隶，被可恶的命运左右，我不甘心！所以……”

“卡斯蒙”注意到零并没有因为他越来越激动的声调而动容。

“呵呵……确实我说的话，有点垃圾，甚至有可能是我的一相情愿。也许太阳纪毁灭后，根本没人能存在，我也不例外。不过……你笑我，却不是因为我的话垃圾，而是你还不相信，不相信加缪看到的未来才是你和我真正的命运！不相

信我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人，我才是那个唯一能靠近你的人！”

“哦？”零故作惊讶地翘起眉毛。

“卡斯蒙”站了起来，刚才还大笑的面孔，此刻突然严肃得坚硬。

“是的，你不相信，拒绝相信，拒绝我！不过，我会让你知道我是对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从神的谜局里走出来，来到我的身边，带领着我和我的子民，将这个无聊的梦境彻底摧毁！”

说完，“卡斯蒙”冥想片刻，似乎给什么人发出了命令，随后他伸出手，将手掌放在了镜面上。

他的手就像炙热的钢触碰到湖上的薄冰，立刻没入了镜面，镜面吸引拉扯着他，将他的身体吸了进去。

“卡斯蒙”缓缓地沉入，用黑色的眼眸向零微笑，另一只手召唤着他。

“来，我的兄弟，你过来，面对我，镜中真实的我。我要让你看一个东西，我要让你知道，让你不再拒绝。”

零迟疑了一下，血液里远古的牵绊拉扯着他，诱惑着他，让他从床上站了起来，走到了镜子面前。

墙壁上的灯下，墨色的阴影如同地底潮湿的生物，沿着灯柱爬到光源处，轻轻吹气，温柔地将光线掐灭。

陡然变暗的房间里，窗外若有若无的自然光薄纱般袭在零的身体上，让他的半边面孔和胸膛上的起伏如鬼魅般迷离惊艳。

镜面中那个凝望着他的男人，也是如烟雾般零散地维持着不可触摸的、像幻想一样的美丽。

“一个人照镜子时，永远不会以陌生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只会不停地低声提醒自己……”

“……我看到的不是另一个自我，而是我的自我^①。”

零自然地接着他的话，咏了出来。他分不出此刻究竟是在读卡斯蒙的心，还是卡斯蒙在读他的，又或者他看着镜中的他，镜中的他望着他，所见所思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你不想听的故事，我说再多，你也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伤害我，





你也不会只是说说。”

零没有回答，镜中的卡斯蒙抬起了双臂，伸到他的面前，将手腕上的伤疤陈放于微弱的自然光的反射中。

两个十字形的伤疤，割得那么深，一定已经触及动脉，差点送掉性命。

零同样抬起了他的双臂，伸到卡斯蒙面前。那从窗外透进来的光线里，手腕上两个十字形、深到动脉，曾经让他陷入噩梦、让加缪开始杀戮的伤疤清晰可见。

“零，我的神血值是0.89。而我父母的都是0.87。对于加缪，我没有恨，和你一样，他才是那个给予了我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的存在。他是我的导师、父亲！零，我的身体呼唤着你，请相信你也需要我，因为我们是兄弟，因为……”

零望着他，久久地，一直望着他。

“只有我，才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痛，只有我！”

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III

灯猝然全亮，海砂探着头推开门，看到零正在镜子前有模有样地摆弄衬衣扣子。

“我看到你房里的灯亮了又灭了，所以……”海砂低声说着，小心地探身进来。

零有点不解，看了一下表，现在的时间是午夜3点了，原来他一觉睡了这么久。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零诧异他竟如此心慌，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转过身，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又一颗颗把衬衣扣子解开，懒洋洋地坐到床上，却瞥见还散落在床单上的黑色药丸。他立刻拽过被子掩饰，勉强得来的镇定差点就烟消云散。

“别傻站在那里，有话快说，要么就走。”零故意用了很生硬的语气。

“哦。”

看了海砂一眼，零的目光又回到了那面镜子上。

手腕上的疤痕在隐隐作痛。

.....

“零，你是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呀！”

.....

零疲倦地合上了眼睛，同时听到了房门关闭的响声，他想应该是海砂听话地离开了。身体里被夜色剥离得赤裸、比肉体的折磨还要苦涩的记忆，涌了上来，折磨着他。

他拉过被子，想把自己盖起来。

忽然他听到细微的出气声，皮肤上也感觉毛茸茸。他睁开眼睛，差点没叫出声来。海砂居然没走，门是被她关上了，但她还在里面，和零独处在一个房间里。

“你在干什么？”

零惊叫着坐起来，海砂正狗一样趴在他的床上，鼻子凑在床单上努力闻着什么。

“好怪的味道！你的床上怎么有小熊宝宝香水的桃子味呢？”

“我怎么知道？”零吃惊于海砂的举动，更吃惊于他竟紧张成这样，好像一个被老婆抓到口红印的丈夫。

他不知道，很快他就要真变成被抓到口红印的丈夫。纳瑞娜的吻已经在他白得病态的皮肤上留下了很多痕迹。

“我对我的嗅觉可是最有信心的哟，零，你身上有香水味。”海砂说着，皱着眉，抬起头，突然瞪大了眼睛。在零的嘴边、面颊、甚至脖子上都零散地分布着一些碎碎的桃红色，好像桃花的花瓣散落在白色的绸子上。

他解开的衬衣衣领上更是有一个绝对完整的鲜红印迹。

“这是什么？”海砂说着，一把揪住了零的衣服，把他拉了起来，“我果然没闻错！这里有过别的女人！”

“没有！”





零答完，突然冷静下来，展颜微笑道：“你这么在意吗？”

“我……我……”

零微张的嘴唇上闪耀着湿润魅惑的光，海砂只觉得从眼睛到喉咙都是干的。

他们的距离太近了，近到他的呼吸可以撩动她的睫毛，近到不小心就会让彼此的皮肤触碰在一起。

海砂慌乱地推开零，零靠在枕头上止不住地笑。

海砂从来不知道他可以这么讨厌，瞪着他许久，突然掀起一个枕头，重重地甩在他的脸上。

“一定是你用月光通道出去鬼混了！”才说完，海砂就连忙支吾着改词，“不是鬼混，是去玩了。你鬼混不鬼混与我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就是说你这个人好烂，假正经……不……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用对我假正经……不是……我在……”

零代她说了出来：“你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才不是乱七八糟的……我……我是……我气你……也不是为那个气你……就是气你……”海砂越说越丧气，目光小偷一样四处躲藏，明明就已经整个人都乱七八糟的了。

零一味地笑，海砂终于察觉到不妥，从他的床上跳了下来。

零看到她手里一直还抱着本大书，联系她起初进来时谨慎的、有求于人的样子，于是问：“你抱着加百利的族谱，是想让我给你当家教吗？”

“啊？”海砂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书，她确实是这样打算的。这本书里所记载的那些操纵能力的方法都太抽象了，她怎么也看不懂，恰巧这个时候她发现零的房间里有了响声，所以就贸然进来了。

不过这个时候，她是打死都不会承认零猜对了。

“哼……”海砂赌气地扭过身，除此之外，她实在找不到其他反击零的方法。

零笑得更厉害，正要说：这么晚难为你为了找借口还抱了本书，开口时却不经意地再一次瞟到了那面镜子。

如果命运的安排，我终将要成为她的敌人，那么起码现在……

零黯然地垂了下睫毛，跨下床，从衣架上拿了件T恤，转身对海砂道：“我去冲个凉，你煮两杯咖啡在餐厅里等我。”

“啊？”海砂惊讶地抬起头，零歪着眉毛瞧着她。

“怎么？”零笑道，“难道你更希望在我的卧室里，我的床上，接受我的指导？”

零说完，大笑着走进了浴室。

IV

吉他的沉吟声，浅灰色的曼哈顿街头，还有柏油路面上吃面包屑的鸽子。

海琴从梦境中苏醒过来，感到难以抵抗的饥饿。毕竟他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了。

他爬起来，抬手摸头，察觉到两件奇怪的事。一是手臂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牵着，二是他的头怎么这么重。

第一件事很快得到了解决，他动作粗暴地拔掉了手腕上的输液管，弄得血一下就飙了出来。

他摸着黑下床，赤着脚走到走廊上，恍恍惚惚地在走廊尽头的大镜子里看到一个很陌生的影子。

他拖着脚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打量那个镜中的自己：栗色的眼睛，栗色齐肩的长发，温和舒展的表情。

“真难看！”

他埋怨了一句，才拖着脚下楼。

另一边，海砂煮好了咖啡。她按照习惯，给两杯咖啡都加了三颗方糖、半杯奶。在她把咖啡调好、放到餐厅左角的四人圆形茶桌上后，零穿着一身休闲的深蓝，拖着绒拖鞋走了进来，湿漉漉的头发让他显得容易亲近了些。

他在海砂身边坐好，看了一眼她特制的咖啡，径直用胳膊把杯子推到了边上。

“你不是说要喝咖啡吗？”





零瞟了她一眼：“你不是要问我问题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呵呵。”零笑而不语。

海砂立刻脸红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又问了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我们开始吧。”零屈指敲了敲桌子，“早饭前，我还想睡一会儿。”

“好吧。”海砂翻开族谱，正要问问题，却突然醒悟过来，零入浴前说的那句话，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黄色玩笑！

“你……你这个流氓！”

“啊？”零瞧了她一会儿，明白后，笑得很大声，“你真不是一般地迟钝，海砂。”

“你……”

“还是开始问问题吧，别这样了，海砂。”

“怎样，我怎样了……”

“呵呵……”

海琴无声地站在餐厅大门外的阴影里，视线穿过大门的缝隙，在餐厅左角的圆桌上凝固。

从什么时候开始，海砂已经被别人从他手里夺去了？

他看着海砂，还有海砂身边那个高大深沉的背影，连他的影子都显得那样具有力量——绝对的力量。

超越透，超越所罗门，超越卡斯蒙，也是绝对凌驾于他之上的力量。

海琴退回阴影里，攥紧的拳头显出了青筋。

他一步一步迫使自己悄声离开餐厅外的走廊，重新爬上楼梯，回到他的房间，坐回床上。

万籁静寂中，夜晚挣脱理智地阴暗。

“不要说了！”

海琴突然猛地摇头，搅得身下柔软的纺织物皱成一团。

“不要再说了！我不听！我不信！你不能阻止我！谁都不可以，我……”黑暗中，他在跟什么人对话。